

張不鏡先生編纂

真光替刊

建國七年胡經倫



一九二八年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初版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許 印

March 1, 1928, 2000

眞光叢刊

編者 張亦鏡

定價 布面三元五角
紙面三元
郵費國外五角國內一角半

印刷者 眞光雜誌社

上海圓明園路廿三號五樓

發行者 中華浸會書局

上海北四川路Y十六號

No. 341—A QUARTER OF A CENTURY
OF TRUE LIGHT, SELECTED.

Price, \$ 3.50 per copy.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Shanghai, China

真積力厚其
道大光

王正廷題



名山焚鐙炎榮皆昭
 家庫出物新舊何饒

此六年前閩清災獻吾先生贈記者購也得原書有二序曰僕為民究始在閩興義不
得自由至五原輟轉來粵知交孫大德阮德任以言為便向竊百計將一載公博訪購
陳公履君所著後街墨書皆為閩教真足惜作論二十種每種無似在抱更手教外贈
書為之甚多今人愈增愈重而君年纔幾仕值此其甘苦已遍傳世若吾國六名衛明
三會其能健操履寸步紫於中難者非陳君也耶 僕七十有四歲矣苦病四度就醫
後時莫由因年雖百歲向由別者至者感懷茲民國十二年三月雙月學數五氏勉令記者
已將藏書先生所曾購閱之三十種種編入刊刊而先生後已於四國之庚午年辭世係祇
知後於此者再有唔期想念當年情懷勉已為誌得係先生所贈購已具叙諸報此
誌知已之感叩以作 先生遺事刊報俱辱教焉

一九三三年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六日



是許多人為真理
作證之心血結晶

奉題

真光業刊

梁均題

一九二八年二月

陸序

我們盼望許久許久的真光叢刊，要出版了。真光叢刊，是真光雜誌的結晶體，真光雜誌（以下簡稱真光）在中華基督教出版界的位置，早有教會報明星的稱譽，用不着我來說什麼恭維話，讀者久已深知了。『真光』出版以來，深受海內外讀者的熱烈歡迎，銷路與時俱增；其原因我也不必贅說。我今把直覺所得的，來說幾句：

我們譚論『真光』，就要聯想到『真光』的編輯張亦鏡先生；猶之乎我們譚論中國國民黨，便要聯想到孫總理革命事業的一樣。『真光』出世二十五年，亦鏡先後擔任編輯二十年，佔全部時間十分之八。他愛護『真光』，好像是他第二生命般的寶貴。亦鏡是個什麼樣人，待我把所知道的介紹給讀者吧！亦鏡是一個忠實的中華基督徒，而且是一個不新不舊，亦新亦舊的人。怎麼說呢？因為倘若你見他年紀老大，估量他腐敗昏庸，誰知他却是一個老當益壯的白頭青年，思想行動，異常清新。你若說他是個新人物嗎？他原是個老頭子，起居服用，又沒有一點時髦的習氣；那麼，

他的年紀雖然老大，思想却是社會的前驅。他有清淨的頭腦，有崇高的信仰，有救世的心腸，有奮鬥的精神，不受老學究傳襲觀念所束縛，而富於革命性專與惡勢力反抗。他的學問，精博兩個字可以包括。什麼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不通曉；科學哲學，金石書畫，和布爾札維克主義，安那其主義，與其他新思潮，也有相當的研究。他的行動，說也奇怪，做文章時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放下筆頭，脫掉長衫，跑到街市，買菜糴米，回家燒飯，洗衣掃地，協同家人工作，從來不僱用僕役。每月的薪金收入，除了開支在很簡單的衣食住儉樸生活之外，便用於買些字畫書報，供工作疲勞時欣賞，且沒有什麼副業，所以數十年來，依然兩袖清風一貧如洗。現在全國同道所愛讀的『眞光』和其他所譯著百數十種的布道小叢書，可許就是他一生的全部產業吧！他常對人說：『若沒工做，隨時都可做「叫化子」，但不能做脅肩諂笑仰人鼻息的奴隸。』他素來雖是拿筆吃飯的斯文中人，同時却是無產階級裏的勞工，因此他的文章，另有一種特殊的作風；正所謂入木三分，搔到癢處。文字流暢，像白香山的詩，婦孺能解，材料

豐富，又像吳稚暉的著作，上下古今，包羅萬有。他提倡和實用語體文，還在胡適之陳仲甫新文學運動之前哩。

亦鏡二十年來對於『真光』的工作，可算是勤奮到極點，拿兩句笑話來說，便是『勞苦功高』，應在『傳諭嘉獎』之列。他服務的勤奮，實在誰也難學。原來普通機關辦公，尤其是文字事業的機關，每天只有六小時工作；可是他每天的工作，竟做十六小時。一年四季，不論春夏秋冬，三伏天，例假日，刮風也好，下雪下好，他總是早晨三時起床；一枝禿筆，兩瓶墨水，一把剪刀，一瓶漿糊，一包土菸，一壺清水，便是他形影不離終日唯一的伴侶。除了穿衣，吃飯，登廁……之外，其他時間，大部分埋頭埋腦於書檯上，幹那著述，編輯，校讎，發稿，閱報，寫信……的工作。每一冊的『真光』（自然是指他做編輯的時候，尤其是這一部叢刊。）無論那一篇，那一句，那一字，都經過他焚膏繼晷日夜辛勤所嘔出來的心血渲染過，都有他的生命存在。雖然同時也有好幾位同事很努力地幫助工作，可是他仍是特殊的勤勞啊！

講到『真光』的材料，牠不是專造新裝的『雲裳公司』，更不是專賣古董的『師古齋』，牠是一月融通新舊搜羅名貴土產和販賣世界珍品的『百貨商店』。因爲過新與過舊，都不免中了『投機』的狂熱症，或『泥古』的頑癬病。『真光』所有的材料，正像太陽的光，倘把三稜鏡來照，便可以清清楚楚分出紅橙黃綠青藍紫，七色俱備。牠的內容，雖然分有所謂說經，辯道，攷據，小說，雜著，詩歌……種種稿件，不論創作，譯述，選錄，各篇有各篇的精彩，每個作者有每個作者個性的表現，可是都不失却『真光』素來的一貫宗旨。正像太陽因光熱極烈，自轉而具有不可思議的吸力，地球和各恆星都環繞之而成歲時，秩序沒有一點紊亂的一樣。

『真光』還有一宗在中華基督教出版界裏出類拔萃的大功績，什麼功績呢？就是『戰功』。（筆戰）亦鏡以善戰辯道著名，爲全國同道所深知。他本着基督教萬古不磨的真理，和正義人道所驅使，匹馬單槍，奮勇進攻，經過大小戰事，不下百數十次，所向披靡，真和『鐵軍』一樣。只就民六與香港孔教會機關報『國是報』筆

戰，和民十一，應付『非基督教運動』兩次血戰，在中華基督教歷史上，佔最重要之一頁。這兩次大戰績，實與前清末年『民報』戰敗『新民叢報』和民五護國軍起義擁護共和，有同樣的偉大意義。我們只把大光破暗集，與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全編一看，便明瞭那時自下總攻擊令以至凱旋的全部戰事之經過。所以翻開二十五年來的『真光』，關於辯道答難的大文章，佔了很重要的部份。這種護教辯難的工作，真是『主之真光』，像燈在山上，光芒萬丈，照澈雲霄，六合清澄，一般惡化腐化份子，或則匿跡銷聲，或則反戈投降啊。

我們生在這個非常的時代，一般奇突的急劇的變化，相迭而來，在這個奇突的急劇的變化過程中，真是五花八門，千變萬化，差不多每天我們好像換居新的環境，而每個新的環境，都呈露着無數的具體問題，要求我們集合的努力去探討與解決。『真光』處在這個環境，都能適應時勢的需求，做時代的先驅者。非特可供一般教師信徒，靈修佈道的指南，且指導他們的新思想，使他們的人生觀，獲得新的正確途

徑，去對付環境的變動和教會一切組織治理建設種種事工的需要，又供一般未聞福音和反動派的研道的階梯。因爲二十五年來擔任撰述和投稿的，多是教會的聞人，或社會識高見廣富於閱歷的著作家。所以能造成今日很有榮譽的『眞光』而爲全國同道所愛讀的刊物。

『眞光』的特殊精彩，和亦鏡二十年來致力於『眞光』的工作，既如上述，則這一部皇皇鉅製二十五年來『眞光』結晶體的叢刊，牠的價值如何偉大，牠對於全國同道的供獻，讀者也可以推想了。記得孫總理有一天勉勵同志說：『有志之士，應當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像亦鏡的才幹，如果想向政治上討生活，何求而不得！可是他自從受了基督聖禮之後，便認定一生事業之所在，從事文字佈道，窮年矻矻，專心一志，躬行實踐他所認定的目標努力去幹，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就這樣的大工作，眞如孫總理所說『有志之士』了！

末了，『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這兩句話，可以說是亦鏡先生數十年來全

部生命事業的表現，當之而無愧，今當眞光叢刊出版，撰此爲序。

中華民國十六年再造共和紀念日，陸丹林撰於上海道路月刊社編輯部。

侯序

（原題爲「我對於眞光叢刊之希望」）

人類事功之鉅細，與其結合力之大小，莫不有因果之關係焉。商業之有托辣斯也，國際之有協約與聯盟也，皆能以戰則克，以守則固。宗教之流行，豈不然乎。基督教旨，傳播華夏，百餘年矣。信者固日多，而宗派之紛歧，儀式之差別，乃亦百出而不窮。此固西人之倡導使然，毋亦我邦人君子，不深思其原委乎。夫西國教會之有派別，固基督教風行全歐數百年後之事也。我國信徒才數十萬，而又零星離析，散處於二十餘省之內。其持多神或無神主義，以玩我而毒我者，無慮數千倍。丁此開創時期，雖合羣策羣力，一致宣傳，猶懼不及，而乃分門別戶，各守成見。一家之中，儼若有數敵國在。噫，舉基督無外之救恩，拘泥而狹小之，夫豈自度度人之良策乎。

真光雜誌，以文字宣傳基督，二十有五年矣。其間言論，誠不能有醇而無疵，乃至自是而非人者。今聞張子亦鏡，將檢歷年舊稿，甄別去取，凡可以闡發教義，覺醒羣衆，闢疑似之邪說，進世界於大同者，彙爲叢刊，貢獻同仁。至其意見褊隘，強人就我，稍違於分功合作之主旨者，竊謂文辭雖辯，概宜割愛。庶幾爲我遠東信徒，謀一大結合，神州教會，一新局面焉。海內兄弟，倘各消除其客氣，恢弘其器識，取斯編而覽閱之，以爲集思廣益之助。則於各宗派中，既不害個性之發展。而於全國教會中，應行舉辦之共同事業，如教育，慈善，拓殖等，亦必能捨己從人，左提右挈，相與互助，成功而不难矣。蓋一靈所賦，凡在基督中，固當如是也。

邇者時局變遷，民智開放，我中華教會自立之企圖，中西信士，幾於不謀而同。顧因循日久，迄無偉大之建設，以振新國民之觀聽者。豈不以各教會中，信條之有出入，組織之有異同……不免梗塞於其間乎。嗟乎，以我輩之幼稚，而欲效強壯者之別籍異財，各自爲謀，雖有援助，固知其心有餘而力不足矣。鄙人蓋素抱此憂者，故於斯編

之成，謹抒所見，以俟閱者之教正焉。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侯蔭祖述先氏自平度撰寄

嚴序

嗚呼！文人造詣與爲真道勞心，乃有如是其極者乎？當余未識張亦鏡先生之先，祇以爲庸中佼佼、擅學士之才華。世外悠悠，循信徒之規矩，詎知親炙既久，尤令寢饋不忘者。則以先生任職之專與辦報之力，誠有非流俗輩可以預知。尋常人所能測料者也。計先生於丙寅夏來滬，亦既轉徙艱難，道途辛苦，而復加以舉旣失賢，鼓盆致慨。在常人鮮有不輟筆告勞、廢書興歎。所謂潘安仁之居戚，大可閒閒。苟奉倩之傷神，烏能已已。然而先生不惟無怠無荒，抑且愈進愈銳。終朝兀坐，無非從事披吟。永夜失眠，亦復頓忘調攝。將謂其要譽歟？則要譽不至如是之愚。將謂其矯情歟？則矯情不至如是之僻。是蓋天真流露，除信奉景尊外，決不他求。天職盡修，惟埋頭故紙中，弗思旁貸。比之漢武鄉鞠躬盡瘁，雅度更覺休休。比之王文成合一知行，實踐不過爾爾。而且儉勤自